



冠军的童年

9

● 郭跃华

● 林 瑛

● 刘适兰

● 吴迪西

● 周晓兰

● 叶佩素

责任编辑：国荣洲

童年文库
冠军的童年⑨

*

新华出版社出版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4 插页8 字数770,000

1985年12月第1版 1986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300

统一书号：R10213·352 定价：平：0.98元
精：2.00元

DF 52/28

编 者 的 话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今天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下幸福地度着自己童年的小朋友，一定想知道那些为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做出了贡献、增添了荣誉的叔叔、伯伯、阿姨是怎样度过他们人生的第一阶段——童年的。他们是不是也象我们一样无忧无虑地学习和游戏？为了满足小朋友们的要求，我们编辑了这套《童年文库》，目的在于用朴实的文笔、生动的形象，向小朋友们介绍我国当代的作家、艺术家、科学家、体育冠军和其他著名人物童年时代的生活故事，使小朋友们从中得到教益和启迪。

《童年文库》包括《作家的童年》、《艺术家的童年》、《科学家的童年》、《冠军的童年》等丛书。《冠军的童年》收有我国当代体育冠军回忆他们童年生活的文章。这些文章，有的是冠军本人撰写的，有的则是别人代为整理或采写的，都是真实的故事。在每篇文章前面，都附有冠军的照片、签名、体育活动简历，使小读者见人、见字，了解冠军的简历和主要体育成就，读起文章来，就更加亲切。

本丛书拟分若干集出版，每集十万字左右。

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国家体委和各省、市、自治区

体委的鼓励和支持，许多冠军也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热情的帮助和关怀，在这里，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集收入了介绍体育冠军郭跃华、刘适兰、周晓兰、林瑛、吴迪西、叶佩素童年生活的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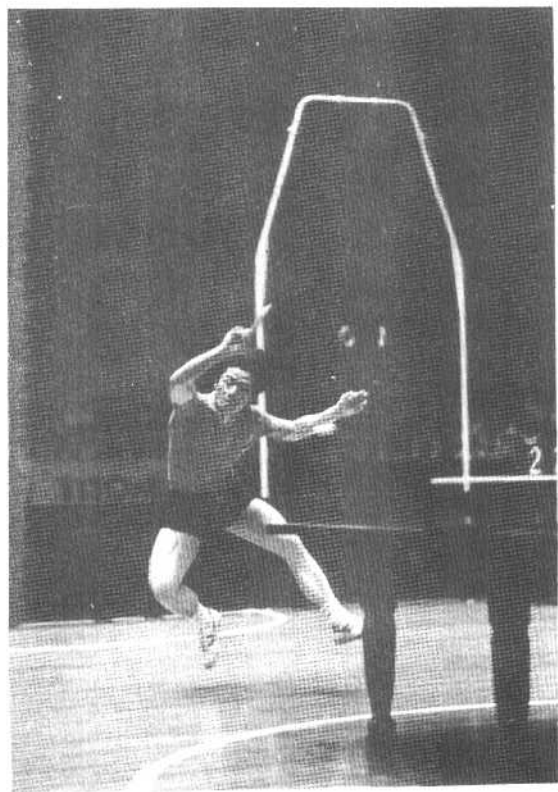


郭跃华

郭跃华与李富荣在比赛间隙



郭跃华的击球英姿



目 录

我迷上了乒乓.....	郭跃华 (2)
弈林学艺.....	刘适兰(殷波整理) (22)
令人怀念的童年.....	周晓兰(王小妹整理) (44)
鹰, 从这里腾飞.....	林 瑛(刘晓露整理) (74)
挥羽毛球拍的左撇子.....	吴迪西(刘小敏整理) (92)
从山野间走出来.....	叶佩素(赵蓓整理) (108)

郭跃华的体育活动简历

郭跃华，1956年出生在福建省厦门市。八岁进市业余体校乒乓球班训练，十五岁入选省队，十七岁入选国家集训队。他在乒坛驰骋十余年，曾先后参加四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是三届团体冠军的主力队员，两次荣登男子单打冠军宝座，两次夺得男子单打亚军，一次和队友合作捧回混合双打冠军奖杯；他还在两次“世界杯”赛中力挫群雄，夺魁问鼎。他是自1981年以来，直到退役，连续被国际乒联列为第一号的“种子”选手。

郭跃华曾八次荣获世界冠军，数十次夺得国际、国内比赛的金牌，因此，他被誉为“我国乒坛史上夺取金牌最多的选手”。

郭跃华奋力拼搏，勇攀高峰，风格高尚，在我国乒乓球界享有“跃华风格”的美誉。他曾连续三年被评为“全国最佳运动员”、五次荣膺国家体委颁发的“体育运动荣誉奖章”。

郭跃华现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福建省体委副主任。

我迷上了乒乓

郭跃华

传说故乡厦门不但地形象只白鹭，而且，曾经是白鹭栖息的地方。所以厦门有着许多与白鹭有关的别名：鹭岛，鹭江，鹭津，鹭城，白鹭洲……也因为这个原因，我从小就喜爱唐朝杜甫写的那首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还有清代厦门诗人张锡麟的诗“碧天初霁渚初平，雪顶霜衣缓步行。浴向波间难觅影，飞来天际总无声。”我多么希望在故乡的蓝天白云间见到洁白的鹭鸟啊！记得在少年时代我第一次离开厦门前往省城福州打球，途中，就在颠簸的汽车上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手中握着的乒乓球化成一只翱翔的白鹭，它带着我又飞回了故乡，飞到母亲的怀抱。当时，我真甜甜地笑了。

直到今天，我已即将步入中年了，仍然思念着故乡和白鹭。每次回去，我总要登上鼓浪屿那高高的日光岩，抬头望蓝天，低头瞰大海，种种对于童年时代的回忆，就象一行掠过浪尖的白鹭，带着深深的恋情飞向遥远遥远的地方……

在我刚刚懂事的时候，父亲的慈厚正直、母亲的和蔼慈祥就很深地烙入我的印象中。加上兄弟姐妹，合家六口，生活是愉快的。

从事教育工作的父亲郭冷燃，喜欢向我们提出各样有趣的问题。有一天，他要我们想一想，什么是世界上最难的事？我们想了好久，谁都答不上口。最后妹妹阿英调皮地回答说：“不哭最难。”父亲没有责备她，却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世界上最难的就是人生道路的选择。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如何勇敢地选择一条最适宜自己的路，这是最难。”我深深地感谢父亲对我的教诲。但现在看来，父亲的论断只能是一个前提。

1982年夏初，我在香港参加世界乒乓球精英大奖赛获得冠军之后，有位记者向我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不是打乒乓球的，而是选择了其它事业，那会是什么样子呢？”我半开玩笑地说：“也许更幸运吧。”接着，我认真地指出：“一个人不论选择何种事业，都要充满信心。选择难，实践更难。”

从童年起我就喜爱乒乓球运动。1963年我七岁，在布拉格举行的第二十七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刚结束，中国男子乒乓球队连获两届世界冠军，全国掀起了乒乓热。

就在这年的春天，我第一次执起了乒乓球拍。球拍是哥哥的，拍面凹凸不平，不附粘任何东西。按说这是一块很不符合规格的球拍，可是我至今记得我发出的清脆的击球声，异常的亲切。

我们家住在厦门中山公园附近的一幢三层楼的公寓里，由

于住房结构的原因，客厅里显得特别宽敞，摆在那里的一张 1 平方米的吃饭桌，就是全楼孩子们神圣的乒乓球台，拿条扁担往中间一横，还挺象样的呢。我哥哥与楼下的一对孪生兄弟洪波、洪浪一起，常常会在这张台子两端玩个痛快。有时，一个大偏角度把球打出客厅的朝阳栏杆，飞了出去，我就三步并作两步，“噔噔噔”地跑到天井里捡上来。有时，我们吵闹得太失“体统”了，就会受到楼下老阿婆的大声斥责，于是，一个个垂头耷肩地假装规矩，但不一会儿，又无法无天地摆起了擂台。只有当谁一不小心撞坏了什么东西，大家才惊虑良久，想方设法找借口推却责任。父母亲在的时候，我们会老实许多。父母亲对我们约束很紧，又很宽厚。他们不喜欢我们哥俩上街乱逛，只要我们呆在家里，即使调皮一些，他们也不加干涉。

哥哥郭建华比我大三岁，他很聪明，只要他喜欢的东西，总能让我也发生兴趣，打乒乓球就是这么回事儿。但我和哥哥并不都是“和平共处”的。记得有一天晚上，哥哥班上的两位同学来我们家玩。我正和哥哥打比赛。20平之后，我险胜了哥哥，可是哥哥碍着同学的面子，一口咬定是我算错了。我辩不过哥哥，委屈地哭了。于是，从那以后，我就千方百计地琢磨，怎样才能多赢哥哥几个球，好让他赖不了。

学校成了我磨刀擦枪的好地方。厦门市实验小学，是福建省的重点学校，它留在我记忆中的有许多美好而又亲切的印象：披绿如织的校园，错落有致的建筑群，衬托着滨海城市的清秀风光。不打球的时候，我们经常到校园的浓荫深丛里捉金龟子，在木棉花下等落英，跑到背阳墙角下挖黄色小蜗牛来互相挤压，比试硬度……

能来这里念书的学生，要求每门功课都在 4 分以上。我尽

管淘气，却常以优秀的成绩博得班主任吴锦秀老师的“偏爱”。我的缺点是字迹潦草，她对我横七竖八的“草体字”很反感。我不解地问：“庄老师的字漂亮吗？”“漂亮呀！”“那我为什么不能象庄老师一样写草字呢？”她一时哑口，但在这以后，我一写草字，她照旧必罚无疑。还有一次，吴老师生气了，放学后把班里的同学留下来干坐。然后，让我们一个个从她身边走过去，走过时每人要向她提一个建议或意见才许回家。轮到我时，她问：“你有什么意见吗？”“有。”“请说吧。”“以后放学后不要把我们留得那么久。”这件事情使我至今都感到歉疚。但吴老师并没有为此生气。当我第一次参加全市少年乒乓球比赛，获得乙组冠军回校来的时候，她高兴地把我抱了起来。

每天放学的铃声一响，我就兴冲冲地冲出教室，跑过操场，奔上斜坡。斜坡上是学校的大礼堂，礼堂的二楼置放着崭新的乒乓球台。我往跟前一凑，只露出一个脑袋。球台比家里的饭桌大一倍还多，在这样的台子上打球，乒乓球可神气活现地欺负人呢！它捉迷藏似的左一下右一下让你顾盼不及，瞅空“踩”着你的小脑袋瓜儿就往后跳。最初，我们这些低年级的学生总占不到球台，好容易轮到与大同学打擂台的机会，又每每过不了输赢的“考试关”。尽管如此，我们从不扫兴，几乎把所有的课余时间都泡在球台旁了。我一有点进步，就想与哥哥建华再去较量一番。

1964年夏季的一天，海风送爽，气候宜人。在学校的一张特制的矮球台旁，我与一位小伙伴光着脚丫，汗津津地“战犹酣”。这天，高年级的学生外出郊游，许多低年级的学生又不知跑到哪儿去了，我们便安安稳稳地占着一张球台，打得忘记

了周围的一切。哪知校长柯永仙和体育老师洪荣章陪着一位高个头的陌生人来到我们附近，饶有兴趣地观看我打球。我终于发现了这个“大人物”，思想开起了小差，想打几个脆亮好看的球显示显示，可是那球有意似的不听使唤，我用了很大的劲儿一个猛抽，球却轻轻盈盈地飘得老高，我的面孔都急红了，身旁的那个陌生人却笑着用闽南腔评论，说我打那么老高的球，是日本高吊式弧圈球。

后来我才知道，这位高个头的陌生人就是厦门市少年业余体育学校的乒乓球教练汤重炫。就在当天下午，汤教练把我带进了市少年官乒乓球馆。同行的路上，我心里无论如何也不安稳，一种难以抑制的喜悦心情象小鹿一般在心头撞动。

常听哥哥说，体校有技术高超的老师，样子好看的球台，只要到那儿去打球的人，就再也不要“棺材板”、“胶布球”了，每人都会发给蓝色、红色、黄色的球拍，只要用这样的球拍随便发一个球，对手就会莫名其妙地接不住。多神啊！要知道，我是个对学校校队都羡慕不已的人，更别说体校学员了。我曾经在梦里多少次拿到过这样一块带颜色的好球拍，让哥哥一个也接不住我的发球。

汤教练看中了我。我成了一名体校普通班的学员，从此结束了盲目打球的历史。当然，在那之后不久，我也结束了与哥哥角逐不休的态势。记得，一次上作文课，语文老师要求我们先看完一本连环画册，然后用自己的手笔把故事写出来。我很认真，把哥哥和我都写进了复述的故事。作文写得很成功。老师高兴地把它拿到我哥哥上的五年级去念给学生们听，作文的大意是：……放学了，兄弟俩又成了好朋友，在回家的路上，夹道的是绿色树丛……两条红领巾在风中飘……

生活经常把一些偶然和必然的事情掺糅在一起，看你如何去分辨它们。我常想：“如果那天中午我没在学校打球，汤教练会发现我吗？”也许，这是偶然的。但既然我爱上了乒乓球，那么，事业的红娘终究会细心地牵着我的手，一步步把我引向那乒乓事业的凯旋大门。

1965年，我进入了厦门市少体校。体校的生活丰富多彩。

在这里，我第一次聆听了倪志钦回厦门体校做的报告。那是一个大好的艳阳天，我瞪大两只眼睛，津津有味地听着他的成长经历，多感人的童年和少年生活，我周身的血液都沸腾起来。我朦胧地懂得了，要创造优异成绩，并非轻轻松松就能够实现的。

在这里，我第一次读到了徐寅生同志写的小册子《关于如何打乒乓球》。这是汤教练在我九岁生日时赠送的生日礼物。深奥的哲理，辩证的分析，尽管我还无法深刻领会，但在我的眼前，小小的乒乓球绘出了彩色的图案，令人神往！

在这里，我第一次穿上了红色的运动服装，“厦门4号”是我服装上的标志。无论在什么样的场合，我都喜欢穿上这身服装。它使我自豪。

在这里，我第一次领到了一个“光荣牌”乒乓球，自然是爱不释手了。我细心地用手绢把它包好，每次打球后都用肥皂水把它洗净，还献宝似的递给妈妈和老师、同学们看过。洁白无瑕的乒乓球，仿佛一颗天真无邪的童心。

来到体校的第一天，当我站到体校乒乓球馆入门处的水泥砖坎上时，我是怎样的惊奇：一长溜儿的乒乓球台，绿色铺

底，白色镶边，整齐划一，多象天安门前令人肃然起敬的阅兵行列；那些在灯光下穿梭往来的乒乓球，宛然阳光下艳丽夺目的珍珠，划成一串一串漂亮的曲线，叫人目不暇接；许多年纪比我大的队员正在球台旁紧张地训练……我就在这样的集体里开始新的生活了。

与我个头一般高的队员许正全，也是汤教练新近招收来的队员。开始结识时，我们俩亲密无间，可是不久，一种紧张的竞争气氛就在我们之间酝酿起来。尽管平时我们形影不离，可一旦较量高低，便面红耳赤，互不相让。以至后来我们被大队员亲昵地称呼为“互相嫉妒，共同进步”的一对小模范。早晨，我俩一骨碌翻身起床，穿衣套鞋，争着瞧谁先到操场上报到列队；晚上，我俩咬着笔杆写训练日记，写完后，就互相计算着字数，看谁写得长；每次计分比赛谁赢了球，谁就会迫不及待地跑到汤教练那里去报喜。

我的家乡厦门，四面环海，游海活动很活跃，几乎每年举行一次从厦门到鼓浪屿的横渡比赛。这年夏天，体校组织的横渡厦一鼓的活动，我也踊跃报了名，那时我才刚刚学会游泳，即使是50米长的游泳池，还没有游过一个来回呢！当然，许正全是不敢报名的，这也正是我不加思索敢于闯大海的原因。汤教练很高兴，他带我下海去了。可是，近1000米的游程我游了还不到一半，就喊不行了，这时在水中的汤教练变得严酷无情了，他毫不同情、可怜我，反而威胁说，我再喊就撇下我喂大鲨。我深感委屈，翻腾的海浪一个个压来，我呛得满嘴满鼻的海水和泪水，但还是硬着头皮游到了彼岸。事后心里仍有余悸，但因此受益不浅。看来，硬着头皮咬咬牙就有希望，这是大海给我这不知天高地厚的九岁顽童的启示，多么朴素、

深奥。

一天傍晚，我不知因为什么事情与小许互不服气，抬起杠来了，于是大队员们纷纷起哄，说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我俩比比试试，看谁吊在单杠上的时间长。这可是许正全的拿手好戏，他身体轻瘦，每次吊单杠都比我轻松。所以这个建议他张口就答应了，我怎么好示弱？可是，纵身吊上去不一会儿，我的手心就如握着钢锉一般，象要脱去一层皮似的。我动摇了，想松手了，但看到小许那自得的轻松表情，我便闭上了眼睛，死死握住横杠。针扎一般的刺痛威逼着我松手妥协，我便把牙关咬得更紧，鼓励自己再坚持一下，终于，“扑通”一声，许正全气馁地跌落在沙坑里，紧接着我也跌了下去……现在看来，那是多么不值得计较的小事啊，然而，它在我的思想和意志上却起着一个难以言喻的飞跃。

童年时，我常常偎依在母亲的怀抱里。母亲喜爱儿子聪明，尤其要求儿子诚实、正直。“诚实是一种美德，它能使你从头到脚光明磊落。”这是母亲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记得有一个星期天，妈妈领我们到公园看露天电影，苏联片，其中的一个情节是那位贫苦的孩子叶果尔，饿着肚子，把好不容易挣来的一块饼带给他生病的母亲吃。他母亲问他：“你吃了吗？我的孩子。”“吃了。”叶果尔很认真地回答。看到这里，我问妈妈：“叶果尔不是撒谎吗？”妈妈却反问我：“你认为吗？你每天训练完，汤教练问你累不累，你不是也说不累吗？”“因为我心里不累。”我辩解说。“是呀，”妈妈接着说，“叶果尔能让他的母亲先吃到饼，他心里也不饿呀。”

我家里的经济条件并不很好，在我印象中，身上几乎没有

过零用钱。有一次去理发，爸爸给我的钱找回后还剩一角，几天过去，爸爸早忘了，我最后还是鼓起勇气把钱交还了爸爸。

还有一次，我因为一件事情与球伴争吵了起来，汤教练批评我，我很不服气。汤教练问我：“你说这事怎么处理？”我说：“你爱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不打球也行！”事后，我跑回家大哭，要妈妈陪我去向汤教练承认错误。

诚实还能给人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有一天上午，汤教练要赶到鼓浪屿去看望一位受伤的队员，临行前，他根据不同情况给我们一一布置作业。给我的作业是完成正手攻球一次五百下。别的队员们很快就完成了各自的任务，而我呢，今天显得特别笨拙，五百下仿佛是一个极限，每次要接近它时，就意外地出现了挫折。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了，我脸上的汗珠大粒大粒滚下来，到了中午十二点，陪我打球对手陈自忠不耐烦了，劝我说：“算了，反正汤教练也不知道。”我思索了一下，搁下球拍，“噎噎噎”跑到饭堂，拉来一位刚吃完饭的大队员郑伯铭，请他继续陪着我练下去。一板、二板、三板……终于，五百下被那“肌肠响如鼓”的抗议声感动了。当我握着球拍，高声喊着“五百下”跑出球馆时，心情是多么激动啊。我无法确切地指出这次训练给我带来的好处，但毋庸置疑，它对我幼小心灵的陶冶、日后技术的提高，肯定是帮了大忙的。

我在体校里闹的笑话可也不少，少体校的乒乓球馆与宿舍相距有段路程，夏季里，五点出操，四点四十五分起床，由当天的值日生负责叫唤。这天，轮到我值日，半夜十二点多钟就醒来了，迷迷糊糊地一看，啊呀，五点多多了，怎么闹钟还不响？吓出一身冷汗，忙翻身爬起，把大家一个个喊起来。当我